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四十一回 無知妄想興波浪 弄假成真獲罪愆

填詞時曲《駢馬聽》一闕曰：遊蕩無聊，到處興波混造謠。靠櫃酒常澆，茶肆助喧囂。一味會生刁，妝強做小，黏著些兒沒有一個饒。

話說王莊上彰演遺道完畢，於是哄然而散。陳玉等在外收拾壇場，周青黛等在內裡收拾物件，足足忙了三四月才完。眾人忙亂之際，偶然有一件事要問無礙子，遍處找尋不著，瑤華聽見，說：「你們不必再尋，師父已還山去了。」眾人才各歇手。而瑤華仍在莊上修行。不題。再說這王莊上，演了這三日一夜的道場，引得那遠近來看的何止千萬，完結之後，尚有那些沒相干的人，背後紛紛議論，說他家走出來的人物，無一個不秀美異常，那裡挑得這樣齊集。旁邊一個人道：「他家原是皇子皇孫，年年挑選的這些秀女，也都發在王爺家裡服役，所以這樣齊集。」又有個說道：「這些鋪設的物件，你看那一樣不鮮明，那一樣不講究？」旁邊的道：「虧你說，他們一舉一動，俱照皇宮裡氣派，那有不講究的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我前數年來我親戚家裡，在這裡王莊上住過一晚，看見破壞得了不得了，怎麼忽然又修整得這樣齊整？」那旁邊的又說道：「我聽得那個出征過的公主又回來了，所以修整的。」那人道：「我約莫聽得，這公主一向都在莊上，何曾出過門？」旁邊的道：「既在莊上，為何弄得這個莊子裡那樣破敗？」忽然人叢裡鑽出一個來道：「你們所聞的話都沒有準確，若要曉得細底，除非問我。」旁邊的道：「你又不是他家的人，如何曉得這樣細底？」那後鑽出來的人道：「不瞞列位說，沒有到過他莊上的原難知道。前年他修理莊子房屋，我曾充當過小工，聽見他家裡那兩個叫什麼令史，在背後稱贊這位公主的能幹，故此曉得。」那些閒人都圍攔來道：「請教老兄，他家那位公主如何能幹？」那個小工道：「這位公主文武全材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於十六歲上，就拜封經略使，滅了什麼反叛，又封了侯爵。你想一個女子，如何能夠封到這樣大官？他得了官，並不要作，家裡有個丫頭，與這位公主的面貌有一無二，倒讓他做了。她卻又隨著一個道姑，出去修仙行道，一去就有八九年才回來的，故重修這個莊子。先前莊上也就弄的七零八落，自他回來後，庫也滿了，倉也滿了，又置了好些田畝。你說能幹不能幹？」那些閒人道：「既是這樣富貴，怎麼把個好好的王莊，又改做道院？兩旁的房屋，一邊改做尼庵，一邊改做僧寺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那小工的道：「我也略聽得說，這王爺已經死了。」那些閒人道：「王爺雖死，他究竟是金枝玉葉，為什麼要做女道士？這個裡頭只怕有些緣故。」那小工道：「這個連我也不知道了。」那些閒人也就漸漸散了。

那知這些人裡頭，有兩個壞鬼在內，一個是姓詹，名德著，是個外路人，文不文，武不武，慣做混帳訟師的。又一個姓倪，行二，綽號叫泥裡鯁，也是外路人，慣替這混帳訟師跑腿混飯吃的。他兩個都是冒失鬼。那些閒人在那裡議論王莊這些情事時，他聽了下半截，回到下處，就同這泥裡鯁商量起來，說這王莊上這樣排場，豈沒有百十萬銀子？我們何不糾合些人來，去打劫他。泥裡鯁道：「我聽見這些人說，他家流賊去打搶過兩三次，都打不進。又聽見說他家個個好武藝。若去打劫，枉送了性命。」那詹德著道：「既然不可明取，只好行個魔法，將他一家人都弄病了，少不得要請醫調治，那時我們弄個去通風，叫他請我去醫治，我將魔法解了，必然要謝我，少說些也有兩三千兩銀子謝儀。」那泥裡鯁道：「如果這個法子靈，少不得也得些謝儀。但要兩三千兩，恐怕未必。」那詹德著只低著頭想，忽然立起來，將桌子一拍，大聲的道：「在這裡了！」倒把泥裡鯁嚇了一跳，道：「什麼在這裡了？」那詹德著忽又大笑起來，道：「我想一個奇策在這裡，這不是三千兩的事了。」倪二道：「便怎麼？」詹德著道：「你方才不聽見那些人議論他家，說王爺雖然死了，他還是個金枝玉葉，為什麼要做女道士來？其中必有緣故。我們就把這三句算個題目，再細細的做起一篇大文章來，若不送我三五萬兩銀子，我能夠叫他們抄家問罪。」倪二聽了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哦，這題目還想得可以，但你這篇文章如何做法？你先把大意說把我聽聽，我雖不通文墨，然臭棋肚裡也會摸出仙著來的。」詹德著道：「也罷，我把大意先說把你聽。聽他彰演遺道，乃是私創邪教，律上照謀為不軌，是要問斬罪的。這個題目大不大？」倪二道：「有些意思，但只這一件，還拿不倒他。」詹德著道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之。第二件，就說他藏匿妖人，左道惑眾。這與上頭那條律也差不多。」倪二點頭道：「好得很，必再得一件事就好了。」詹德著道：「說他家僧尼道俗混雜宣淫，有玷皇族，這罪更來得重。你說這三件事告准了，豈不要抄家問罪？」倪二道：「實在利害。但是竟去告他呢，還有別個法子？」詹德著道：「我想竟去告他，就告准了，也與我們無益。我意欲先起個狀底，通風與他莊上知道，他若害怕，必然來求我，我就要他多少，他若依了就歇，倘若不成樣子，那時我仍舊告他。」

倪二道：「這通風的，要弄個能幹的人才好，不然也是白乾。」詹德著道：「你也很能幹，何必另去弄人？」倪二道：「你且把狀底起出來看了，才定得我去不去。」詹德著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你替我去做飯，包你飯沒有熟，我這狀底就完了。」倪二道：「這還虧你說，邯鄲道上做夢，一輩子的事業都乾完了，黃梁還未熟哩。」說著就去做飯了。

這詹德著磨起墨來，細細的一面想，一面就寫將出來，道：

為王莊擅改僧尼道院，藏匿妖人，設教惑眾，顯係謀為不軌，不得不告事：我等皆附近王莊居民，皆知福王爺設有莊子在鄉，不過收取租子，並非在此住家。十年前，忽有公主移居在莊，又帶領婦女不計其數，且又私設長史、令史等官，聲言皇上所賜。繼而又有女道士到莊，私領公主出外閒遊，直至前年方回。莊上倉庫豐盈，占買田業，屯積糧草，私招鄉勇，在莊操演。又於冬至前，忽又創立彰演遺道為名，大啟三日一夜道場，引動四方之人，連宵達旦。意在蠱惑人心，連累一方人民，奸盜搶劫，不一而足。現又置辦兵器、旗幟，將欲謀為不軌，其跡顯然。我等居近咫尺，深知其細，若不預先舉首，將來必致株連。為此聯名具狀稟首，乞伏都爺奏明皇上，速發緹騎，會同地方文武，迅即撲滅，以免一方塗炭，則萬民幸甚，國家幸甚。謹狀。

這詹德著做完，拍掌大笑，甚為得意。不多時，倪二做了飯來，趕著吃了，詹德著即將狀底付看，那倪二也粗識幾字，念不下了，又叫詹德著念與他聽，不懂之處，又叫解釋他知道。逐句逐字細細念了一遍，覺得明白了，就對詹德著道：「你這個狀底雖好，但所說的話，甚風浮泛，且不能深知他家的細底，不過是約略的光景。狀內又說是深知其細，這不是惹人扳駁麼？」詹德著道：「我同你本沒有曉得他家細底，這不過是唬他們的意思，若要真個告狀不難，再去打聽明白了，填在裡面就是。」倪二又端祥了一回，道：「這麼，你弄人去通風。」詹德著道：「我和你合了多年的伙計，你不去，卻叫我那裡弄人去？」倪二道：「別的尋常事情，自然是我去，這件事來得大了，我沒有這能幹，還是你叫別人去的好。」詹德著道：「你真是個混帳人，平常日子，只管抱怨我不會算計，從未有大大的賺一宗銀錢使用，如今算計了一樁大事，你又作難不去。難道賺了銀錢來，是我一個人用的麼？」倪二道：「你不用著急，我實對你說，算計卻是你算計的，狀底也算是你起的，這兩件事卻都是呆事，那銀錢未必就能到手。若要銀錢到手，倒重在那個通風的。」詹德著道：「怎麼我算計同起狀底，倒是呆的，你通風倒是重的呢？」倪二道：「你這狀底是板定的，這幾句話他看了，也不過如此。我又去打聽他家的細底，通風時又要見機而作，他來什麼話，我就要想法抵擋他，可不是重的？而且責任非同小可。」詹德著道：「這個講不得，弄個銀錢來，總是同你分用。」倪二道：「你這樣講，是要對分了？那我合算不來。」詹德著道：「依你便怎麼？」倪二道：「我要個大分才去。不然，你另弄人去，賺了錢來，我也不來分你的，好不好？」詹德著發燥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，你閒時沒飯吃，就來依傍我。如今有些事了，你就想法來訛我，既這樣，我也不幹了，看你那裡去有大分兒到手？」說罷，就將那狀底要燒化。倪二連忙上前搶住，笑道：「我同你講個頑話，你就這麼認真。好弟兄那有不替你用心幹辦的。就依你對分罷了，不必生氣。」詹德著道：「這還罷了。這麼你就去。」倪二道：「我這一去，包管就成功，但與你對分，到底便宜了你。」說罷，拿了狀底，一徑就去了。詹德著見他去了，心上想道：這倪二甚是可惡，少不得要想個法兒，把點痛苦給他吃，才知道我的手段哩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暗暗又盤算了一回，計策已定，只等倪二辦成了回來擺佈他。

隔了大半日，只見倪二回來，滿面怒容，一言不發。詹德著下氣問他：「你行的事如何了？」那倪二高聲大罵道：「這樣不知好歹的人家，只有告他一狀，別的話也不用向他去講了。」詹德著道：「他家怎樣說法？你且把氣來舒一舒，慢慢的對我說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倪二道：「我若說把你聽，包你和我一樣發燥。」詹德著道：「你去他家，到底說些什麼？」倪二道：「我去先打聽了他家的細底，就一徑到他莊上，門上有兩三個人在那裡，大約是什麼長史、令史了。我就把你做狀，要告他家的緣由說了一遍。他們說：可有狀底？我說：狀底是有的，但要講究講究，才把你們看。他們就說：既不把狀底來看，你必定是個誑騙的光棍。你若不去，我們就要把你起來，送地方官去究治。我看這光景，必定要與他們看了才有想頭，又造了一篇討好的話，才把狀底與他們看了。他們把狀底傳來傳去的看了一遍，又小聲悄語的議論了一番，就有一个人拿狀底丟了出來道：這樣狗屁不通的狀底，只好去唬鬼。你去就去，不去我就要起來了。我還要分辨，又一個嚷道：「那裡來了這一班的賊光棍，這等可惡，叫護衛的來，把他了，先給他一頓鞭子。只聽見兩邊耳房內，答應了一聲，嚇！就有人趕將出來，我見不是勢頭，就跑回來了。你說可惱不可惱？」那詹德著聽了，果真也就惱了，道：「嚇！有這樣的事？他們竟一些懼怕也沒有。若不認真告他一狀，他如何知道利害？我同你明日就進京，叫他吃不盡還兜著走哩！」倪二道：「很是。」詹德著道：「告是告定他了，但是要弄些盤纏，才好舉行。」倪二道：「我還有八百個錢在這裡，你身邊少不得還有。我們騎個站驢，不過五天多，就到京了。」詹德著道：「你這八百錢，騎站驢也就夠了，但我身上還沒有八百錢。吃用同使費恐不夠，怎麼處？」倪二道：「那就去不成。」詹德著道：「去不成，難道這口氣就嚥下去了？怎樣想個法兒才好。」倪二道：「這從那裡去想？」詹德著道：「你有本行的手段在那裡，何不使出些來？就狠狗了。」倪二道：「騙局只可一時湊巧，要拿他當一件事幹，也難拿得穩。」詹德著道：「原是如此。我同你明日且上了道，在路上留些心，要湊巧的時候，就行他一行。這叫做路急無君子，怕什麼。」倪二道：「這樣就騎不得站驢了。」詹德著道：「只要弄錢到手，何必一定要騎站驢？」倪二道：「如此，我們明日就起身。」兩下說定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一早起來，兩個背上行李，步行而去。走了兩三日將到汴梁，盤纏已剩不多了。倪二於拐騙的事，原是本行，也不免隨地留心，得便就要下手，無如俱不湊巧。次日已到汴梁城中，這汴梁乃是省會之地，鋪戶比鱗，買賣繁盛，遂囑咐詹德著先走，他卻在後相機行事。到了徐府街，有一家行鋪，十分熱鬧，倪二擠進去，看是何事。乃是發錢與腳夫，挑送東司裡去。省城布按兩司，謂之東司、西司，東司即布司也。聽見要發到二千多吊，看了一回，無處下手，只得走將出來，見一個挑夫，將空擔靠在一個牆上，向別個鋪家討了一張手紙，上毛房去了。他見發錢的鋪內，一連出來了十多擔，想必挨著上毛房的挑夫了，他就把空擔挑上，趕進鋪內。見那發錢的人與一個人講話，見有空擔進來，便發了十二吊錢，給了一張發票。倪二挑上就走，卻不往東，反向西走，揀一條僻弄挑將進去，歇了擔，解下外衣，將錢包上，搗在肩頭，出弄向西。在西司將近一個銀鋪內，將錢換了銀子，放開腳步，趕上詹德著，道：「如今已不怕了。」將手內銀包遞與詹德著道：「你收著使用。」詹德著接銀在手，約有七八兩重，就問他如何弄得來的？」倪二道：「路上不便說，且下了店再講。」於是兩個緊緊的出城，趕上站頭，下了歇店。吃晚飯時，一五一十的告訴詹德著知道。詹德著也很誇他能幹。倪二十分得意，因乾了這件事，身子一倒，即便睡熟了。且按過一邊。

再說那上毛房的腳夫走出毛房，不見了空擔，就嚷將起來。腳夫們聽見，大家詫異起來，哄得那鋪家知道了，疑心這腳夫作弊，便道：「你不要裝憨，這是官錢，少不得要送官審問。」就叫人把他看守起來。這個腳夫有冤莫訴，在鋪門首哭喊。對面有個賣油炸金剛圈的，叫做鄧三，見那腳夫在那裡哭喊，又聽見腳夫的伙裡，埋怨那哭喊的腳夫，才知被人冒挑了十二吊錢去。他卻靜靜的看著，有一擔錢挑向西去。他心裡就想道：他們鋪裡發了大半日的錢，都向東挑，怎麼這一擔獨向西去？諒來又是一家。以後也就不關心了。這回聽見被人冒挑錢去，心上才轉著，冒挑的就是這個人。想起這個人面貌，也有些記得。正想著，只見這鋪內的一個小孩子，往西頭弄內出恭，看見一條空擔擱在地上，恭也不出，就把空擔挑回，把與這個哭喊的腳夫看，道：「可是你的？」那腳夫看了，喜道：「可不是的。」就將鋪內發錢的人罵道：「你自家瞎了眼，被人冒挑了去，倒賴我作弊。」於是眾腳夫都不依起來，鋪主得知，派那發錢的與這腳夫分賠。兩人都不依，就在鋪內打起架來，鬧個不清。正鬧之時，這鄧三走將過來，喝住了，就將所見冒挑的人面貌、服色，說了一遍。「若是趕緊追去，還追得著。你們兩家都可免賠了。」鋪主聽說這緣由，遂令發錢的人與那腳夫請鄧三同去。那發錢的人與那腳夫亦願許他相謝。鄧三見有謝儀，立刻一同起身追趕。在路看見來的行人便問，也有說見的，也有說不關心的。不知不覺，已起上站頭了，天已昏黑，只得就在站上歇宿，見人便問。那主人聽見，將那鄧三捏了一把，鄧三知覺，悄悄的跟了店主人，在一個僻靜之處，問其緣由。店人道：「方才有這樣一個人下店，還有一個同伴，如今都睡下了。你們三個且在這裡，明日等他動身時，細細認他一認。若是他，就有著落了。」鄧三會意，只等明日再處。